

POSTWAR

Tony Judt



战后欧洲史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美]托尼·朱特著 林骧华等译 王晨校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全球百大思想家 |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本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 | 托尼·朱特代表著作

一部值得高度赞赏的著作……任何评论都无法恰如其分地褒扬它。

——《旁观者》(The Spectator) 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1945 年后的欧洲复兴史及其过程所受到的限制，已被人讲述过许多次，但少有人讲得像朱特那么清楚，那么从容自信……对朱特来说，以如此易读、公允的方式叙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乃是一大成就，而他的著作……在未来多年里仍将是杆竿之作。

——《BBC 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

托尼·朱特用天衣无缝的叙述，总结 1945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这是具有慧思与人性的历史书写。短期内不可能有人超越托尼·朱特的成就。

——诺曼·戴维斯 (Norman Davies,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



定价：48.00元

POSTWAR 战后欧洲史

[美]托尼·朱特著 林骧华等译 王晨校

Tony Judt

| 卷四 |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欧洲史 (卷四) :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 (美) 朱特著 ; 林骥华 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4. 9

书名原文 :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ISBN 978-7-5086-4608-4

I . ①战… II . ①朱… ②林… III . ①欧洲—现代史— 1989—2005 IV . ①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984 号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Tony Judt,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封面图片授权 : Thomas Hoepker / Magnum / 东方 IC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战后欧洲史 (卷四) :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著 者 : [美] 托尼·朱特

译 者 : 林骥华 等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12 字 数 : 278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608-4/K · 390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译者目录

| 卷四 |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林骧华

(全书统校, 重版校订, 索引)

王晨

(重版校订)

冯智强、陈敬岩

(第1章)

薛初晴

(第2章)

张小丽

(第3章)

张忠魁

(第4章)

庄彩云

(第5章)

宋柯

(跋)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 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 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记忆小屋》

《沉痾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总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

*

卷二

繁荣与革命 1953—1971

*

卷三

大衰退 1971—1989

*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目录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002
第2章	清算	039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089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164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201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234
索引		275



1989

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637

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11月28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几个独立的国家。

这种分裂与统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影响，并且更具悲剧性。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在凡尔赛签约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达到了顶峰，而其根源却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这个顶峰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任何的惊心动魄，但类似现象发生在20世纪末期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当然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的3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1917年成立的苏联。

然而，这一地区的几个多民族联邦能维持到最后也绝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分裂是从最后四个欧洲内陆帝国之一的苏联解体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解体是继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奥地利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之后的一系列帝国分裂后又一迟来的尾声。帝国分裂的逻辑本身并不会引发东欧国家的重组，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这一地区的命运受到德国事件的左右。

638

对赫尔穆特·科尔来说，坚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是经历了10年的分裂之后的特殊使命。联邦德国总理最初也像其他人一样，对统一犹豫不决。1989年11月，他向联邦议院发布了使德国迈向统一的五年方案。但科尔倾听了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声（并相信以后会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支持）之后，他预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仅是可能出现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联邦德国领导人很清楚，阻止民主德国人口涌入的唯

一办法就是与民主德国合并。

20世纪德国的统一，首先是由货币的统一引发的，然后才是政治统一。“联邦”这个当初联邦德国赞成、汉斯·莫德罗的民主德国内阁热切拥护的话题被“冷藏”起来。1990年3月，在匆忙中举行的民主德国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统一的主张，他们打出“德国联盟”的口号，使自己获得了48%的选票，而社会民主人士则表现出对“统一”的犹豫和矛盾，他们获得了22%的支持；^①前共产主义者即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巩固了原有的16%的选票；“联盟90”即前联盟中的不满分子，包括巴贝尔·保利的“中立论坛”在内，只获得了2.8%^②的选票。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③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民主德国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民主德国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民主德国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民主德国的就业和联邦德国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8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民主德国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

① 1989年8月，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批评了科尔政府，指责它为欢迎民主德国难民而开放了匈牙利边界“加重”了危机。但是在柏林(传统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堡垒)，德国大联合政府在1990年的竞选中表现尚佳，赢得了35%的选票支持。

② 保利本人的回应就是闷闷不乐地看到：“我们想要正义的法律，并且我们拥有了法制国家(拥有宪法的国家)。”

③ 德·梅齐尔的第二步行动是承认了民主德国对大屠杀和620万德国马克的赔偿负有的责任。

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国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联邦德国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国家——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欧人甚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欧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之后，最初无法实现的统一，最后也能实现。道格拉斯·赫德（英国的外交大臣）对冷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体系。我们已经在这个体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隐瞒自己的忧虑。她回忆了一次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简单会晤：“我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标明德国过去地形的地图，显示了对未来的担忧……（密特朗）说，过去法国处于危机四伏之时总会与英国联谊。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又来了……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但至少我们两个国家有验证一下德国的主宰世界的愿望。这便是一个开端。”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此担忧。米哈伊尔·戈

640

解体表现出了更多的惊讶。^❶

巴黎的第一反应就是阻止其统一。密特朗甚至在1989年12月远赴民主德国，以表示对他们主权的支持。他拒绝了科尔庆祝勃兰登堡门重新开放仪式的邀请，并且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作为其传统盟友，与法国有着相同的兴趣的苏联领导人阻止德国的野心。实际上，法国人正指望戈尔巴乔夫去阻止德国的统一。1989年11月28日，密特朗向他的智囊团解释道：我不需要亲自去阻止这件事情，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允许更强大的德国站在与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但是，人们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科尔执掌的民主德国竞选成功了，法国总统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德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统一，但需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德国完全可以走上独立之路，而不是恢复它在昔日中欧的特权。科尔必须致力于追求德法共管的欧洲模式，并且德国将会加入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盟。这是一桩普通的欧洲式交易。其加入的期限将庄严地载入一个新的条约（待次年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市的谈判）。^❷

根据早期的回顾，德国人同意随时满足法国人的要求（虽然法国人不灵活的外交手腕曾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波恩同意1955年之后，把“欧洲”的范围限制在最初的6个国家之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顾及法国在德国获得完全主权这个问题上紧绷着的神经。科尔甚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了一系列微小的让步，旨在回报法国的忍耐。^❸德国的统一很好地安抚了其邻邦紧张的神经。科尔出生于

❶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密特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第二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流产的政变。他是西欧唯一这样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❷ 这真是有点讽刺。密特朗的后继者们现在还得埋头应付那个条约和预算的限制，还有它产生的社会影响。

❸ 尤其是密特朗的老友雅克·阿达利，他被任命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脑。（转下页）

路德维希港，同他的莱茵兰同乡阿登纳一样本能地向西关注——对德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欧洲共同体之内并无反感。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总理有着强大的后援。任何一张当时的照片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德国的统一依仗着美国的支持。最初，老布什总统像其他人一样认同其盟国的想法：德国的统一只能发生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革之后，最后还得征得苏联的同意。但华盛顿更快地捕捉到了德国的民意，特别是1990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8%的联邦德国人更青睐于一个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结果让美国（以及许多联邦德国政治家）极其不安。他们惧怕德国疆域的扩大会使其中立并脱离中欧，从而导致其两边的邻国动荡不安。

于是，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支持科尔的计划，以确保德国不需要在自身统一和同西方联盟之间做出选择。迫于华盛顿的压力，法、英双方同意坐下来，与苏联代表就两德问题深入地探讨了新德国诞生所需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4+2”会谈，即1990年2月至9月外长会晤。最后本着对德国的尊重，他们于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条约。

这一条约正式承认了未来德国的边界，即现在的两德边界。四国对柏林的牵制终于在1990年10月2日的午夜宣告结束。苏联同意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并达成了撤出在德红军的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柏林（预期4年，其后将只有一小股北约部队保留在德国境内）。

为什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这么轻易让德国的统一向前迈进呢？几十年以来，苏联的主要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持中欧的现状。莫斯科就像伦敦、巴黎、华盛顿一样已习惯于德国长久的分裂。他们早已

（接上页）这是一家受委托以投资的方式来重建东欧的银行。但他没有把钱花在受益对象的身上，而是花巨资为自己装修了一座气派的大厦。阿达利因其可耻的行径被解雇了。这段经历没给他的自尊心造成可见的伤害。

放弃了斯大林的战后目标：把柏林从西方联盟中疏离出来。但不同于英、法两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仍固执地企想阻止统一的进程，并且原则上也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茫然中，就像当时所有人一样。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对民主德国解体有所准备，德国的统一也没有蓝本可循。但是和西方同僚不同，苏联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戈尔巴乔夫不能幻想阻止德国的统一，除非放弃多年来树立的温和的形象，并不惜损害自己的公众信誉。他最初反对吸纳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即使后来做出了让步，在原则^❶上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北约部队不得向东挪动到300公里以外的波兰边境——这其实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0年2月对苏联的承诺。但是后来美国不遵守诺言，戈尔巴乔夫也束手无策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次让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联邦德国总理先前预见的那样，苏联对财政问题从不对外遮掩。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统一问题谈判的担保金为200亿美元。最后商定为大约80亿美元，另外附加20亿美元的无息信用贷款。总之，从1990年至1994年由波恩转账到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达到将近710亿美元（另外还有360亿美元给了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科尔还兑现了缓和苏联（和波兰）紧张关系的承诺。正如人们所见，他接受了国内的东部边界线，并将其载入第二年与波兰之间签署的条约之中。

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条款后，莫斯科同意了民主德国的解体。在讨好华盛顿方面，演技低劣的苏联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其愤愤的民主德国伙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之意。苏联明白：

❶ 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疏忽地承认了这关键的一点。在1990年5月，他同意了布什总统的提议：德国自己的决定权，应该包括“选择盟友”的自由。